人民日報

（第六二六號）　今日一張兩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五十元預定每月一千二百元不另收郵費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 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認爲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大衆黑板

★武安九區石洞村幾個幹部包辦一切，胡作亂幹。老百姓說這村是「十家民主」。幹部和地主拉得很緊，貧僱的地質很不好，動不動就被取消說話權，現在大家要求當家翻透。

★磁縣常范村是個窮苦小村，過去縣上區上都不大注意，反奸清算以來的鬥爭果實，都讓幹部獨吞了，領頭貪污果實的，區上將他撤換了。

★咱們關東的解放軍打下瀋陽南邊的遼陽縣城，消滅一萬敵人以後，瀋陽城裏的蔣家狗官們都吓慌啦，幾千個王八日搶着坐飛機逃命，亂成一團牛毛。

通訊往來　第九號

一九二二年一月，列寧給「貧農報」的編輯寫道：「是否可以簡略示知（最多兩三頁）：貧農報收到了多少農民書信？在這些信中有些什麼重要的（特別重要的）和新的東西？情緒怎樣？迫切問題？是否可以每兩個月得到一次農民信件？」

請大家注意研究列寧這段話，當農民的代筆人，反映他們的情緒和迫切問題，要注意新的重要的東西。農民自己直接給我們寫，更是歡迎。

石洞村是「十家民主」 幹部一窩蜂報復羣衆

△貧僱動不動就被取消說話權▽

【本報消息】武安九區石洞村的工作員，經過初步調查，了解到這村貧僱的翻身還相當不澈底；幹部多佔果實，對羣衆壓制的很厲害；有的老財還當着幹部，被村幹部包庇着沒門。

這村的貧僱，多半靠研山地、做木工過時光。抗戰以後，段家的上層人物，比方段炳南（過去羣衆認爲他是封建富農，才撤職不久的政治主任）、段來有（農會主任）、段永和（過去的村長）、過去等，輪流掌握村政權。貧僱、木工被他們壓制着，土地改革當中，沒有得到多少果實。根據三十二戶貧僱的調查，裏面有二十六戶的果實分數都在六分以下。小三在外面種山地才回來，只給評了兩分。合作社經理張文斌（抗屬），羣衆過去認爲他是封建富農，却評了十二分。在土地質量上，貧僱的地，沒法和幹部比；就是數量上還差不多。（這村共有二十二頃地，二百三十多戶，七百來口人，每人平均三畝多地。）現在有的貧僱馬上就沒有糧食吃。像土金，年前只剩下二斗玉茭，三十多斤米，還欠人家四十二斤麥子（繳公糧借了一些），七十六斤米。

提到幹部情況，貧農英會娘說：石洞是「十家民主」。就是說，全村只有幾個主要幹部當家包辦胡作亂爲。段炳南霸佔了貧農段永林的三畝地，直到他被撤職才退出來，又是退給了農會。段炳南還霸佔了貧農段祥華的房子。逼的段祥華哭了一夜，才無可奈何的搬了家。村幹部規定老光棍、老寡婦如果不是抗屬就不照顧。理由是他們活不了幾年，多分了東西留給誰？對手藝人，不管他能不能維持家庭生活，都是少定分。幹部們却要多定分，理由是他們辦工作悞了工。這樣幹部多佔果實，偷盜果實就很嚴重。爲了反對幹部多佔果實，有的貧農受了幹部很重的打擊。退伍軍人段春林（貧農）看到果實分配不公，在抗屬會上提意見。結果叫村幹部取消了他兩個月的發言權，還把他原來得的十分果實撤回去。後來區幹部提了意見，才又補給他七分。村幹部給英會娘定了兩分，她嫌少。農會委員張西秀說：「嫌少！下他個吉巴的！」村幹部乾脆不給她了。後來別人勸說着才給了一分。以後分果實，就把她降到五等一級。羣衆說：「給多少算多少，要是提意見，就連這點果實也沒有了。」

敢提意見的村幹部一個個被打下台來

當權的幹部不光壓制着羣衆，對說直理的幹部和積極份子，也想盡辦法打擊下去。婦會主席譚背子對幹部們說：「咱幹部們佔的果實比羣衆多。」幹部們就說她領導羣衆鬥爭幹部。她看到段炳南常耍態度，也提出意見。因爲她和幹部們不一個鼻孔裏出氣，幹部們開會就不叫她參加。區幹部提了意見以後，才改變了這種情況。有一個分果實，沒給她任子定分。她不滿意，和農會委員張西秀比了比，張西秀就記恨在心裏，說：「譚背子不下台，我這幹部不當啦。」後來，張西秀就說譚背子領導「破鞋」紡織。有一天，譚背子和幾個婦女抹牌玩（不賭錢），張西秀就報告了別的幹部，派民兵抓了「賭」，撤了她的職，還要沒收她的全部財產。她整天哭，病了幾個月，後來因爲羣衆不同意，只沒收了她一分果實。最近張西秀在反省中，承認了有意的對譚背子報復。生產主任老尚子，也因爲好說直理，被撤了職。貧農段廷玉說：「擦黑洗臉的時候，區幹部老郝叫我提意見。老郝走了以後，沒明面報復咱，給我（減）去了二分（果實分數）。我還是積極份子呢，沒有實傳（佈）不要我，反正開會再沒叫過我。」

不少地主大吃二喝 幹部包庇的還沒門

地主的情況怎麼樣呢？直到現在，大部份的地主，還比農民的生活好。因爲過去除了逃亡地主的家產全部沒收以外，其他地主都留下一部份質量好的土地，到去年秋收以後才換了換。這樣，地主秋季收的糧食就沒有動。這是前任政治主任段炳南、農會主任段家友等村幹部搗的鬼。換地的時候，他們主張讓地主收了秋糧再換，換罷再門。可是以後就沒有門，使大部份地主富農還大吃二喝。從舊曆十一月十七到十九日，地主張煥到合作社買了四回紙烟。張樹梅、張樹田、張老慈常到合作社買掛麵、香醬、豆腐乳等。而且從合作社的賬上來看，地主能賺東西，窮人就辦不到。貧農段光雲說：「咱就怕賺不出來，才不敢張嘴說賺東西。」

有的老財，叫幹部包庇起來，沒有門。像張亮，過去自已有二十多畝地，又租了長善娘家五十多畝，喂着騾子，僱着長工。土地改革當中，只獻了點地，浮財一點沒動。現在還當着合作社饃饃坊的經理。他一搞這個買賣，就再也不准別人開饃饃坊，要是販賣饃饃，也只能到他那裏去販，不准到外村去販。合作社經理張文斌，羣衆認爲他是封建富農，還分了果實。

貧僱要求 當家翻透

這村的問題很多。根據現在的調查，看到貧僱有五項要求。第一是清理合作社賬目。要弄清放在合作社的門爭果實（還糧食、木材、棉花、傢具在內）倒底有多少？合作社倒底賺了多少錢？第二是清理門爭果實。原來農會主任段來有家的三間房子，裝滿了門爭果實；可是現在只剩了一點點，還是壞的。村幹部撥門爭果實時，民兵站上崗，不准羣衆出門，說是「戒嚴」。第三是清洗合作社的老財。第四是幹部退出多佔果實。第五是要求當家。貧農段廷玉說：「不敢說話是個大事，一提意見就報復。」退伍軍人段祝華說：「要調換幹部，把權轉給窮人。還是這些幹部領導，窮人就當不了家，也不敢說話。」（管林、羅玉、幼書、朱波、悲青）

西湖模範村 貧僱過年挨餓

通訊員來信

編輯同志：

我從古曆十二月二十四日到武安二區西湖村宣傳土地法大綱，到二十八日返回。在這四天時間，因我人地兩生，很膚淺的了解到僱貧農當中存在着嚴重的苦事、這些事情，都是自到僱貧農家中，他們給我親自談出。

西湖村有三百戶人家，是一個基點中心村（據本村幹部說），在過去是二區的模範村。在生產運動中曾向其他村進行競賽挑戰，根據我得到的材料看，模範村裏問題很多。

西湖村有個郝書館，四十八歲，在十六歲就給地主富農做長工，一直做到一九四五年解放後，整整幹了「長工」三十年，現在仍當着光棍漢，上身穿的四年前的破棉襖，四面不着體。他說在分果實時，幹部要給咱洋布大袍子，咱能穿那東西去拾羨，去拾砍？因爲咱沒要，也就白拉倒。宋老四，是連三頓要飯吃的，他本人在十幾歲就連要飯帶鋼鹿鍋，往遠處跑。他在訴說時，指着他那大襖的上身穿的破布衫，說要不的是裏邊套的那個有大衿的破布衫，就要露出肚子來。他們說到被村長將他倆開除農會時，眼裏都滿了淚。宋老四說：俺倆是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晚被村長一齊開除的，還將俺倆扣了一黑夜，我在那晚會上見人家都去毛子（廁所）裏尿去，毛子在院中，我看人太擠，就到門外尿了一泡，說我搗亂了會場。當夜農會副主席教我們假坦白，他說我學。他說要不承認，他說村長說還要我們搗了的（砸死的意思）。就這樣承認了不對，第二天放了，雖然不扣了，把我氣的瘋了十來天。

接着他又說：「咱們沒穿的，人家說咱仔細，有啥辦法？本來咱沒有分果實，十多分，到現在不長不短。那天唸果實賬時，幹部們這個借三萬，那個借五萬，武委會主任娶老婆借了七、八萬，誰管咱！」在舊曆年關左右已發現十一戶僱貧農沒吃的，將要扣起鍋。張老三因沒吃的，要去要飯吃。張合衣是個貧農，因爲窮，當光棍漢，過去自有地一畝，除租給人外，當與人打短工糊口，去年分給果實，地他種了二畝穀子，長的很好，但却被虫吃的只收了一石二斗。因春夏沒吃的，借的糧到秋後就歸還六斗五升，出公糧米六十九斤（包括二兩），還出工米（小米一百五助與支差）小米一百多斤。公糧逼的沒辦法時，二區趙政委在這村工作借給他三千元，然過舊年關近幾天，要死他。說現在世道不好過，想着要飯吃不與了，打短工吧，用家少了，咱拾砍吧，沒本錢，秋後就沒吃的，除生產了幾次外，一直目下是要飯。還有一個父母早亡的孤兒王有的，在五六歲上就要飯，睡在關帝廟，經過翻身運動，今年十四歲了，却仍然房地皆無。窮人這樣苦，但有的門爭對象還有辦法，王仁德家過年磨了一天白麵，頂少能磨三大斗麥。（傷修）

來自工農 回到工農

王麗林反省替地主服了務

◇太行六地委整黨會反省之一◇

（王同志係武安六區大灰村人，貧農成份，僱工出身。一九三八年十月入黨，四五年九月到區工作，現任六區區委。）

我出來四五年了。出來到羊圈工作。那裏鬭老溫是封建地主，我在支部會談，門爭後也應照顧他。因爲他有一次給我家裏送來三十斤白麵，我知道這一下受了地主的騙，就向李政委說，李政委說向羣衆承認一下，就說化錢買了他的算了。我心裏想吃了人家一半，再給人家錢，我不高興。

趙永亮村長是富農成份，羣衆門他，叫他獻出二畝地給羣衆，鑽到黨內來，我怕羣衆，即不門他了。這樣羣衆既歡迎，村長仍可叫他當。但當時老實農民不滿意。我離開這個村時，請村上王同志（村幹）幫助弄個毯子，他答應了。廟宇村東坡有我親戚，我想這裏是我丈人家，只組織一下門門，可不要揣地出門。好叫人家說個「還是他姐丈頂事。」

到了口上村，門爭郝玉貞。郝喂了一百多個羊，十來畝地，他在合作社當經理。我住在合作社，我睡了，他叫起我來，喝湯吃酒。他給我談過去窮，說頭一回運動時門的他就不輕，這回人家又運動了。我說：「不怕，可以留點。」在村上開門爭會，我就發表了一個意見，我說：「郝玉貞這人能爲羣衆謀利益，看咱這個合作社，販錢比別人多。」我說給他留幾個羊，糧食不動，房子留點，羊再給他丟個公羊。後來郝說沾了我的光。

到陳家坪工作。地主溫興邦喂了四五十個羊。區幹部去了就在他家吃飯，他給我說：他往這搬時很窮，是放羊加種地搞起來的。說到這裏就叫家裏包餃子。我不叫，他說：「怕啥？這次門爭你還不幫幫我哩！」我又走了他的路線，在村幹部會上批評了不該防害「中農利益」。

今年秋天回去給娘們說：「咱家小驢，人家地主來借，咱不用就借給人家用用，要給人家團結。」我覺得地主可憐，但不覺得貧農可憐。我家有二畝半花，摘了八九十斤淨花，除給地主二十斤，我說沒錢不要緊，啥時有啥時給。我檢討起來是和地主一塊肉，發展下去可不得了。我眞正是僱工出身。我一爺給人家做長工，臘月不能回去。因爲給人家地主打柴，跌到山溝裏屍首也找不回來了。我爺也是一樣，我也做了三年長工。並可是我現在就不想這些了。聽說將來要下太行山，便且發展了享樂思想了。脫離了貧僱階級，並要求組織上批准離婚，想另找個對象，後來李政委給我解釋了，好了些。這次回去後，可要好好給羣衆辦點事情，咱有壞思想也要給羣衆反省。

不能忽視小村問題

常范村幹部獨吞果實 領導上依靠「功臣」脫離羣衆

【磁縣消息】常范村是離彭城鎮只三里，有三百零五人的比較窮苦的小村。自從一九四五年八月解放，到去年九月以前，區公所從來沒派過一個工作員去這村住過，總以爲他村有在抗戰中功績卓著的孔凡昌（實際是個流氓）的領導，保險出不了問題，一切都委靠他一人掌管。孔凡昌在村是三大幹部之一，任民教主任兼合作社總經理，一切大權在握。農會主席田書祿是一個誰都不惹、兩頭落好（貧農和地主都說他好），沒階級立場的人。副工會長陳文秀是一切服從孔凡昌。羣衆反映：「孔凡昌的嘴，陳文秀的腿」。劉五味（現任政治主任，是過去三小幹部之一）說：青年幹部民兵正在房內吵鬧，一聽孔凡昌「哼」一聲，就鴉雀無聲了。他的大權在手，胡作胡爲，掌握門爭果實的分配，管理合作社的一切。在村公開搞破鞋，後來經過黨公開，擔任了政治主任，更是沒人敢惹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反奸役仇時期，前後共門爭了四十天，門爭回洋三二一六六〇〇元。門爭結束後，羣衆要求借用門爭款，孔凡昌說：還是漢奸要打我的黑槍和已打死的孔令椒的，這款應歸我們所有。農會長和鄉長等拿這款去和村銷販賣糧食，孔凡昌自由使用，幹部們自由借用，大吃大喝。貧農客光銀反映：「我門爭了四十天全是陪伴了！」四六年四月分配七十畝旱地、二畝水地時（該村每人平均水地一分六七），孔凡昌告評議員說：將二畝水地分給索有良！許議員只得照辦。原來孔凡昌與索有良弟婦公開搞破鞋，他還挑撥人家和他結婚。七月土地改革大運動時期，經過一個月門爭，門回二〇五〇〇〇元，在分配時孔凡昌告陳文秀：「我要娶老婆，用洋五萬元」。陳文秀就轉告評議員，就分給他五萬元。其他幹部十二人，分三萬元，民兵十三人分三萬元，抗屬十二人分五萬元，羣衆九十六人，婦女會五十三人，每人各批二百元，共三萬零六百元。不管地主、富農、貧農、中農只要到會，按人按類平分。地主、老年隊長孔凡爲和地主、抗勤主任孔令才，因工作積極，都分到幹部份二千五百元，破落地主村書記索光榮，批到頭等幹部份三千元，共弟索光銀，批民兵果實二千元，被門戶索有功，批洋一千元；貧農客光銀不要分的二百元，幹部們硬給他，他氣恨的買了半斤猪肉吃了。十一月塡補時期，門爭了一九九三〇〇元——給民兵買皮帶、帽花洋二三三〇〇元，毛一盤費花洋一四二〇〇元，給民兵買白布做大衣傘，孔凡昌要買手槍和手榴子彈花九六〇〇〇元，過年優抗花洋三七〇〇〇元，餘洋二八八〇〇元存在農會長手中。

總計以上果實的分配，孔凡昌得十六萬餘元，合佔全部果實款百分之三〇・六六，頂住二三〇四個男女羣衆分的。假充抗屬分到一份果實四一七〇元，未計在內。買長槍、子彈花洋一三二三〇・五五，合佔百分之三一・〇。幹部十二人得一九九七九〇元，佔百分之一二・六六，每幹部頂住一五二個羣衆得果實。（暫存農會長手中的四三三〇〇元，經常作幹部借用的機動款，沒算在內。）民兵十三人分到六八七五〇〇元，合米一六・七三斤，佔百分之三・七三（指給民兵分的款、買皮帶、毛帽、大衣布、盤費都在內）每個民兵頂住二五個羣衆所得的果實。抗屬十二人分到八七〇〇〇元，佔百分之五，每個抗屬頂三十一個羣衆所得果實。男羣衆九十六人，分二萬元，佔百分之一・二七。婦女會五十三人分一〇六〇〇元，佔百分之〇・六七。幹部們每請客一次浪費九〇六〇元（共四十人），佔百分之一・二四。吃一頓等於羣衆一・六八人所得果實。其他在分配傢具、衣服、農具時，也不許議，幹部說：「誰需啥揀啥！」羣衆都紛紛去取。親族厚友都相互儘讓，「你缺還給你。」一個住過五十餘年長工的外來戶一畝地沒有的老光棍漢王立正，看看人家沒有人儘讓自己，他就走，後來別人給他搬來一個小桌，他說：「咱還開個老財，桌子吃飯哩！」貧農孔慶祿老漢說：「我在門爭中只分到兩條爛褲子，一個爛被子。」幹部說：「貧農沒牲口，分犁耬沒有用。」因此都分給中農戶，翻透身的新中農戶。

孔凡昌於去年九月，經彭城中共區委會耐心教育，雖經過幾次反省，仍然鬧執錯誤，不向羣衆低頭。在全村羣衆大會上區委會接受羣衆意見，宣佈開除他的黨籍，行政上撤消他的政治主任職務，但多餘侵佔的門爭果實還未退出。（磁縣縣聯社通訊小組苗立明、王功林、一夫）

常莊土地懸殊太大 地主比貧僱多一倍

【太岳消息】常莊是也留二區姜家莊編村的一個自然莊，有僱貧農二十三戶，六十九口人，佔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土地二百一十七畝半，僅佔全村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六。每人平均土地三畝一分五。富農、地主二十一戶，一百二十口人（劃階級的方法可能還有不對的地方——編者），土地六百零九畝五分，每人平均土地六畝零七畝，這村土地平均產糧每畝不過五斗上下，特別是僱貧農土地少，底子空，和別人一樣的支差出負担，實在受不了。如僱貧常長佳，家有三口人，種地十一畝，牛，去秋打下穀子六石三，玉茭五石二，共合米五石三，出了負担一石六斗，麥子三斗，淨剩米三石二，不夠三口人四個月的糧食。一般僱貧現有的糧食只能吃到年底，頂好的能吃到春耕前，所以大部吃糠。不光負担重，他們有的根本沒有分到果實，如常德治今年才脫離了僱工生活，還是房無一間，地無一畝。在門爭時本村趙德勝、霍金喜等包庇地主，散歷僱貧。僱貧會上霍滋滋說：「我要求參加農會，人家說有份兒負担分數，就不能參加。可是地主常俊明被門了，他兒子還參加農會分果實。」

胡大祥「反省壓制羣衆」

（胡同志武安三區五和鄉人，現年二十六歲，成份貧農，出身僱工。一九三九年十月入黨，四六年三月到區工作，現在三區黨務工作隊工作。）

我當長工的時候，即和地主閨女搞上關係。解放後當了幹部，想和這個閨女結婚，親戚反對，閨女願意。結婚後，親戚送給兩石米。我說吃吧！我不知道這是地主的收買。陳友讓說我老油膩，有了老婆地，不好好幹了。我嘴裏說願意爲羣衆服務，心裏不同意他的說法。以後當政治主任，沒幾天就要調出工作。我想：你看這個上級，不出去明知不對，出去馬上離開老婆。上級說不離區，才在五和鄉當了區幹部。我要蓋窰，給幹部說了一下，用石匠起石頭，用羣衆揹石頭，兩道窰用了三百個工。我認爲自己有功勞，實際是剝削了羣衆。

當農會主任走幹部路綫，過年每人發七十斤麥子。我說不要。可是我沒動，就送到家裏。我提意搞了個騾子。過幾天死了。又提議搞了個牛，又換了個騾子。以後幹部都想喂騾子。支部書記換了三個老婆，武委會主任換了一個。這是我們互相包庇。

一次抬担架，十餘戶不願去。羣衆說幹部不去，俺沒有吃的能去？我說你死落後，有問題就扣起來。我想：實行民主，還能不出貢獻？擴兵時打擊羣衆才厲害。羣衆說擴兵是俺，抬担架亦是俺。我就把他扣起來。到區上還說我村是自動。我回去就想吃麵，讓羣衆給代耕地。羣衆說不要尋好老婆，尋下好老婆保不住。過去的工作不能見天。

退果實時羣衆提胡太祥修窰不對，喂騾不對。還說幹部搞破鞋不對。我說這簡直胡說，讓羣衆承認了錯誤。

今天我認識到黨比娘親，做錯了事，我要好好反省改過，自己有錯就說，有錯誤就承認，我想一定能改了。

崔萬金反省包庇壞幹部

（崔同志武安十區牛窑鎮人，現年廿三歲，家庭赤貧，出身鐵匠。一九四六年七月入黨，四七年七月到區工作，現任十區武委會委員。）

我家六口人，打鐵爲生。我九歲就打鐵。我爺買了一畝八分墳地，九間房子。四二年賣房子，財主鄒家用六百元頭買走了（賣給別人得九百元）。盼八路軍過來好報仇。八路軍一來，我就當了武委會主任。那時村上的抗勤、書記、倉庫主任等都是地主。平漢戰役，幹部的有勁，光想報還殿仇。但這一階段，我的思想與地主沾染起了變化。心想當了幹部，要弄個衣裳。又搞起破鞋來了。這個破鞋不是門爭戶，可很有錢。哈也給做，鞋、衣裳。搞了幾個月破鞋，九區政委來了個信，說我作風不好了，門爭護這個女人，我心不同意。揚風同志來了一個信，說我工作積極，如此下去沒地位，好好幹有地位。思想稍轉變了點，後來工作好就入了黨。

到安陽參加翻身隊，我說可有了地位了。搞下老婆，六七天就參加翻身隊。到安陽六區汶村。區長過去是個看廟的，能力不大。我看不起他。有事他就和我商量，問我怎麼辦。我看不起他看廟，還是忘本，看不起窮。

我在崗頭村工作，馬學榮是村長，代理政治主任。他很不好。他弟當民兵。上級號召擴軍時，不能強迫，叫動員。羣衆動員他兄弟，他不去。公安員和他是一家，他說：「誰動員他，他就跳井。」羣衆說：「要開除他擴兵組，要搞出去，兵就好擴了。」有一個人自動報名，並提出別人，還一下弄起來六個人。首先我先卡住武委會主任，結果弄出來幾個。現在檢討那時沒有作好，羣衆提出公安員壞，我答應解決，結果兵走了，就不管了。公安員是黨員，這些我都包庇了，還是忘本。

婚姻問題：有個十八歲的閨女，要解除婚約，我就給他離了婚，準備給我下邊的幹部結婚。我的用意是想落個好。

我這幾天的思想：我很願意學習，要開腦筋。結果一聽報告，覺得自己的事說出來丟人與、怕黨不要。經過縣委一談，我想一定要說，將來一定要叫羣衆知道。不說出來，誰也對不住。縣委說：「你是個工人，動搖性從那裏來？」我還沒想好，我再想一想，一定想好。

人民日報

評遼陽之捷

我軍攻堅技術更加提高 蔣匪全局被動沒法招架

【新華社東北十二日電】分社記者評遼陽之捷稱：東北解放軍在第三次攻城戰中乘下遼陽，不到五十天內共殲敵五個整師（零星殲敵的四個整團等尚不在內）。這是對剛剛上台的匪首衛立煌一個迎頭痛擊。衛匪出馬東北以後的所謂「新戰略」，據路透社透露就是在鐵嶺以北建立長達三十餘里的「堅固防綫」，並企圖抗拒我軍從西豐、梅河口向瀋陽的移動，因此中央社就急情的捏造所謂「收復東豐、西豐」的「勝利」。但是計劃未完，就遭我軍在瀋西門戶新立屯的重重一擊，於是他又叫囂起「全力收復新立屯」來。不料叫聲未息，又失遼陽，蔣匪成萬被殲。在這種全局被動處處挨打的情況下，他們那能知道下一着又該從那裏招架呢？這就是衛匪目前最感苦惱的問題。其次我軍攻克了作爲「瀋陽防衛體系南部主力點」的遼陽，不僅在敵巢瀋陽南面的衛星據點鞍山、營口遠遠的拋在後面；而且今後在孤立、困或是攻城的作戰中，我軍已更能自由集中兵力，馳騁東西，予敵軍以更大殲滅。這又是衛匪立煌晝夜焦思、感到更大苦惱的另一個問題，這些就是遼陽大捷給予蔣匪營壘的實際影響。

再從軍事技術和敵我士氣來說，也可以看出：遼陽的攻克，又一次的鍛鍊了我軍的攻堅能力。從彰武到遼陽，我軍在步砲密切配合之下，三次的攻城一共只費了不到十小時的時間，並以很小的傷亡就奪取了整師敵軍防守的城市，而遼陽則是以「鐵打的遼陽、紙糊的瀋陽」著稱的，這就足見我軍攻堅技術的逐步提高，和無堅不摧的無上勇氣。相反的，在敵軍方面，則自公主屯的一次大殲滅戰後，他們寧可坐視其整師孤立被圍的友軍被殲，不敢派出一兵一卒應援，因此匪軍一有傷亡就成批放下武器。遼陽戰役中這些新的變化，今後還會繼續出現。這是蔣匪所無法遏止的一個戰局發展的重大因素。

蔣匪官吏紛紛逃出瀋陽 爭着上飛機秩序大混亂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據外國通訊社十日南京消息：蔣匪官吏紛紛逃出瀋陽。蔣匪高級軍官和蔣政府人員爭先恐後的搶購飛機票。陳納德的航空公司運輸隊正被運七千名蔣匪官員赴北平；其他航空公司乘客擁擠非常，撤退秩序極爲混亂。美國通訊社記者報導說：「這些乘客登機時互相毆打，好像爭着上救生艇一樣，一個蔣匪將領爲搶乘飛機，警告中航職員說：若敢將他推出飛機，他要開槍。」南京蔣匪官員供認：東北蔣匪佔區在遼陽失守之後，已減少到百分之一；去年陳誠就任蔣匪東北行轅主任時尚爲百分之十，而一九四六年東北蔣佔區則爲百分之四十三。北平蔣匪「軍事觀察家」悲鳴：南滿蔣匪軍事形勢「以驚人的速度日益惡化」。

華東軍區頒發土改命令

全軍學習土地法

武裝鬥爭與土地改革密切結合

【新華社華東十二日電】遲到消息：華東軍區於去年十二月十五日頒發土改命令，摘要如下：

一、全軍人員應加緊土改學習，正確認識和掌握中國土地法大綱的精神。參加訴苦復仇運動，提高階級覺悟，不准有任何人站在這一學習運動之外。二、積極支持農民群衆一切的正當要求與正義行動，並使各種形式的武裝鬥爭與土改運動密切結合起來，特別是邊沿區接敵區的武裝部隊和地方武裝（包括民兵），應積極的消滅或打擊敵人之進攻與出擾，藉以掩護土改鬥爭。並對封建勢力匪特份子的陰謀破壞活動，嚴予鎮壓。三、所有後方部隊機關學校，應組織駐村工作委員會與土改工作隊（挑選具有必須的工作經驗與群衆觀念較好、階級成分較好、階級立場較明確的幹部參加）。在當地黨委統一領導下，積極參加土改運動與反特防奸鬥爭，並在土改的洪流中鍛鍊每個幹部、黨員、戰士的思想意識，使之成爲堅強的無產階級的戰士。四、出身地主富農的幹部、黨員、戰士，應堅決拋棄原來的階級立場，首先以身作則，拿出自己的土地財產交農民處理（自己照樣與農民同等的一份）。對反動的地主富農家庭於勸導無效之後，應堅決斷絕和他的一切思想與經濟的聯系。五、工農幹部則不應忘本，對於地主富農的老婆、家庭及親戚朋友應隨時勸導，嚴格劃清階級界綫；不得有任何假公濟私與包庇袒護行爲。六、軍屬、烈屬、榮譽軍人應受到廣大人民的尊敬與愛護。但在土地問題上只能與基本群衆分得同等土地。過去多得的土地，亦應自動交與農會重新分配。不得要求在土地分配問題上有所特殊。七、凡是在土改中地主富農成份子弟及其家屬，爲了逃避農民鬥爭而混入部隊、機關、工廠、醫院作爲防空洞者，這些壞份子一經查明，應立即無條件洗刷出去。八、凡在土改運動中能遵守上述各條並著有成效者，應受到一定的表揚和獎勵；否則應予以嚴厲批評與處罰，重者開除黨籍軍籍，交當地農會處理。

支援上海同濟大學反壓迫運動 北平學生聲討蔣匪罪行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北平消息：本月七日，北平市學生三千餘人（遲到消息，美聯社報導爲五千人），在北大校園舉行示威大會，支援上海同濟大學學生反壓迫運動，及聲討蔣匪一手造成同濟大學血案的罪行。蔣匪曾派遣軍警將該校嚴密包圍，學生毫未理睬。會場情緒異常憤激，學生們高舉學班呼號「爭取我們的民主權利」等口號。當教授們演說譴責上海蔣匪暴行，並敎促學生起來喚醒蔣區人民反抗時，全場響起一片掌聲。學生發言中，揭露北大校長胡適答允調查蔣匪逮捕北大五學生眞相，純係「空頭支票」。並痛斥上海同濟大學校長只是蔣政府的御用「工具」。會場上張貼的許多漫畫中，有一幅繪着滿手血跡的蔣匪憲兵，拿着美製步槍追逐學生。學生們化裝扮演人民公敵蔣介石、張羣、宋子文，及蔣匪參謀長陳誠裏着繃帶，一跛一跛的向蔣介石報告東北敗績的醜態。各校校園同日均貼滿抗議上海蔣匪暴行標語，會後各校學生進行募捐，慰勞上海受傷同學。

破壞一九四六年協議 蔣在新疆製造恐怖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蔣匪對新疆少數民族之法西斯統治，日見猖獗。據美國通訊社本月四日上海電訊所引阿合買提江等致張治中之抗議書中透露：蔣匪爲圖在新省實行恐怖鎮壓政策，已違反一九四六年的協議，大量增兵，由過去之兩萬人增至八萬人；不僅加重了人民負擔，而且「威脅回教群衆及各級政府機關的回教代表，製造恐怖，亂事捕人，施以酷刑和屠殺。」蔣匪又背棄取消特務的協議，指使其三青團特務份子，恣意捕殺人民。

據蔣匪CC系的上海某雜誌供認：蔣匪於去年五月委派反動封建份子麥斯武德充任新省主席後，「迪化的政治陣容馬上被麥斯武德與艾沙（蔣匪新疆省府秘書長）等『調整』了。」新疆日報維文版亦被艾沙等強力「接收」。並以偽裝「民選」手段，「清除」各專署及縣府中的民主人士，其南疆喀什區專員吳邁爾所導演的「重新更選」省縣參議員與縣長，以及迪化、焉耆、阿克蘇等區的偽選，均爲達到此一目的。該雜誌供認：「在內地（其他蔣區）講民選已無『民』字可言，在新疆更談不到『民』字」。麥斯武德執政後，貪污風氣更甚，又濫發新幣，物價猛漲，至去年十月，迪化黃金價格已達前年十月的十三、四倍。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上海消息：上海同濟大學學潮案與申新紗廠大血案發生後，蔣匪當局懾於人民力量的強大，正妄圖製造種種陰謀，以藉口鎮壓，日採用血腥手段，以鎮壓日益高漲的上海市民反壓迫鬥爭。三日，蔣匪「淞滬警備司令部」揚言要「清除申新紗廠罷工工人領袖，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法西斯劊子手宣鐵吾、吳國楨等，竟瘋狂叫囂今後對一切參加反壓迫行動之群衆，將開槍射擊，「當場格殺勿論」。蔣匪上海參議會議長潘公展，則公開要求對上海爲「戒嚴區」，以更便於放手屠殺上海人民。同日匪首蔣介石於南京召集會議後，即指派特務頭子鄭介民赴滬，作種種鎮壓人民的新的佈置。此外，滬市蔣匪當局爲加強其恐怖統治，近已組成所謂滬市「治安促進委員會」，並匆忙抓丁擴編保安隊。

東北解放區物價平穩

民主政府對物價升降完全能掌握主動

【新華社東北十二日電】東北解放區各地物價普遍平穩，民主政府對物價升降完全能掌握主動。一月份內，政府爲減縮農業品與工業品的剪刀差額，曾將主要食物高粱米、大豆主動提高百分之八，大米則反而跌價百分之八，花紗、布疋均跌價百分之三十左右，日用品、燃料、金價等均無變動。蔣區物價則飛漲不已，一月間長春大米每斤二千五百元，煤二十五萬元一噸，瀋陽大米每斤五千元，金子每兩二百二十萬元，平均超過解放區物價三倍至五倍。

【新華社東北十二日電】上月底（三十日）哈爾濱物價：大豆每斤公價（公營貿易公司價格下同）一百十五元（每元原合蔣匪東北流通券一元，現升爲三元），私價（私商自由買賣價格——即市價——下同）一百三十元。洋麵中等每斤公三百八十元，私五百元。本地麵公三百元，私三百五十元。苞米麵每斤公一百三十三元，私一百五十元。高粱米每斤公一百三十五元，私一百六十元。小米每斤公一百三十元，私一百五十元。大米每斤公三百四十元，私三百五十元，紡花中等每斤私二千八百元，青斜布每尺公一千九百五十元，私二千一百元。原煤每噸公一萬七千元，私二萬二千元。煤油黃色每斤私一千四百元，猪肉每斤私七百五十元，牛肉每斤私五百五十元。海鹽上等每斤私五百元。砂糖每斤公一千七百元，私二千一百元。黃金成物每兩公四九○○○○元，私五○○○○○元。

蔣區物價再度狂漲

△新海七千市民搶米▽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據各方報導：蔣匪舊曆年關物價漲風已自二日開始。到了五日，米價每市担漲至一百六十六萬元，六日一百八十萬元，電燈、自來水、電話、和煤氣等費用亦均上漲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蔣匪中國及中央兩航空公司已宣佈自七日起各綫票價上漲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據上海金融界稱：蔣匪年關大量發行五千萬元票面關金券（十萬蔣幣），爲此次漲風原因之一；並估計，今後半月即將發生更多經濟上的騷動。按此係本年陽曆年初漲風後，蔣區之第二次漲風。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華東訊：蔣匪統治下的隴海路東端新（浦）海（州）市民，掀起巨大的搶米騷動。去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九天中，發生搶米風潮八次，參加飢民達七千人。此一反飢餓鬥爭係蔣匪的苛暴統治所造成，該市去年的苛捐雜稅，有名目的即達三十二種，無名攤派更不知凡幾，致使人民傾家蕩產。

壟斷華南工礦貿易

蔣宋官僚資本與美帝勾結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綜合蔣區報刊消息：蔣宋官僚資本與美帝勾結積極壟斷華南工、礦貿易。壟斷粵省經濟的廣東省實業公司，已爲宋匪子文接受，該公司包括一百八十七座工廠，每年盈利蔣幣一百億元的順德糖廠亦在內。宋匪中蠶公司總經理葛敬中，已奉派到廣州壟斷全省蠶絲業。宋匪中國建設銀公司，行將在廣州設立分公司，經營蠶絲與紡織工業。宋匪並擬將原屬廣東省實業公司經營的紡織廠及糖廠，移交該公司經營。宋匪操縱之粵省洋灰工業，已壟斷華南洋灰市場。桂省蔣匪主席黃旭初，也被迫開放廣西，讓蔣、宋官僚資本大規模侵入廣西皮革、糖、洋灰、硫酸、紡織、鐵工、造紙等七種工業，以及開採遷江等地的煤礦。蔣宋並竭力在華南爲美貨擴大市場，並壟斷華南的進出口貿易，原來的蔣匪輸出入管理委員會廣州辦事處，現已擴大爲輸管會華南分會，如華南去年第三季進口限額爲一、四三○、四六六美元，較第二季增加一七三、五四三美元。同時逼令廣州所有進出口商重行登記，已申請登記的二千餘進出口商，僅核准進口貨十四噸強，其餘悉爲蔣、宋所壟斷。大量的走私貨物，也在蔣、宋等官僚資本庇護下公開進入華南。據一般估計，走私進口貨總值，在粵海關報稅貨物四倍至五倍左右。最近香港還發現蔣匪官僚實輸入特許證事件，總額達一百五十萬美元之巨。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蔣匪橫徵暴斂殘酷摧殘下的烟台工廠、商號大批倒閉。烟市北大街一百八十餘商號，已有三十餘家倒閉，五十九家貼出「舖面出兌」的招貼。有名的復興鐵工廠也已陷入歇業狀態。東太平街有兩家織襪廠均因繳不起蔣匪強徵的二千五百斤包米重稅而倒閉。北大街的裕留銀號和朝陽、海通銀號，更被蔣匪市黨部、海軍司令部橫加「共黨」嫌疑名義查封。許多商號因虧累過甚而改爲小攤販，但小攤販依然擺脫不掉蔣匪的敲榨勒索。上月二十六日海防營趕集攤販，竟被當場估價強抽百分之四十的「壯丁捐」。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據蔣區雜誌載：滬市絲織業工廠前年尚有二百餘家，近因美貨尼龍絲襪奪去三分之二以上市場，僅存五十三家。包裝捲煙用之錫紙廠亦因市場爲美造鋁紙所侵奪，現僅有十八家，各廠每月產量合計約一萬箱左右，而據滬錫紙業按照去年八個月進口統計，各煙廠所耗美貨鋁紙（鋼精）代價，則已達蔣幣八千億元之鉅。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據外國通訊社上海消息：四大家族各銀行乘舊曆年關，民間工商業家資金週轉不靈之際，一面停止一切貸款，一面賤價收買工廠商店存貨，以便囤積居奇，商價抛售，蔣匪四聯總處買進達一百五十批，値蔣幣一千五百億元。由於市民購買力萎縮，店主需款還債，若干商品除夕價格普遍降低百分之十，但生意比陽曆除夕還壞。同時，廣大市民最需要的大米，則急劇上漲。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據蔣區報紙消息：四大家族壟斷資本積極向西北擴張，蔣匪西北民生實業公司已正式改設於南京，並於上海、蘭州、迪化三地設分公司，自擁汽車一百輛。該公司業務計劃包括農工礦商四大部門，全盤壟斷西北經濟的。四大家族壟斷系統下之省級壟斷機構亦積極活動，蘭州蔣匪當局即將成立「生產建設公司」，該公司主要業務爲從事工商業之壟斷活動。又控制西北全部交通運輸公司的「甘肅運輸公司」，亦於年前正式成立。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蔣匪水運壟斷組織「招商局」爲擴大其壟斷範圍，頃又與中國航運公司、中央輪船公司及益祥輪船公司等聯合組織「海外航務聯合營業處」，由招商局負責人兼任該處處長，壟斷海外一切進出口貿易航運。其業務範圍中並規定可與中外物資機關、輪船公司及其他運輸機構簽訂海外運輸合約、代理契約以及租船契約等。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各方消息：蔣匪政府正採取各種步驟加強與日本的貿易。蔣匪中央銀行已準備在東京設立分行，並規定其中心業務乃在美軍總部直接指揮下，爲日貨對華傾銷服務，並對蔣匪所允在日設立的「商業機關」施以「監督」。蔣日間海空運輸也已同時加強，蔣匪中國航空公司與駐日「美軍統帥部」談判半年之蔣日通航問題，已於上月達成口頭協定，該公司負責人即將赴日正式完成航綫協定。蔣匪水運壟斷組織招商局，則早於去年十二月即派人赴日籌設辦事處。

趙縣鄔老訓老婆控訴地主

她到如今還在討吃過日子

世傑代筆

我是趙縣邊村人。我男人叫鄔老訓，今年五十八歲了。自小當長工，頭三十年到三里村當長工，一直幹了三十年。日本來後，俺小連（她的兒子）才十幾歲，也到里村來給地主放羊，三十四年俺小連十九歲時，到馬村給任老亭（地主）放羊，賴我孩子剪了他的羊毛，拿刀子吓唬俺小連，並且非說害了他的羊不行，俺小連送到遠處怕他跑死了。說到這裏，她抬起頭來，好像又想起過去的事情，眼裏含着淚珠。接着說：別提啦，他參老實也惹不起人家，用個席片包住埋到里村東，破窩一坑裏了。我哭了幾天，一直哭的把眼也哭瞎了。日本鬼被打走後，我老頭子也不做長工了，參加農會，在這裏翻身了。分到五畝地，今年只算具，也沒有牲口，今年又病了半年，地也荒了。村幹部因沒像具，把地給人家要走了啦。今年，一家糧食也沒吃，我給人家推磨，一年一天一天……

兩個窩窩，我吃一個，拿回去給老頭吃一個，碰一天沒了，人就餓得起也起不來了。我老頭因病，吃不上，餓了半年，在今年秋天死了，死後買不起棺材，他父子到地裏，把他抬到外邊，挖個坑埋了。她一下把眼淚擦了，擡起灰的袖子，接着很難過的說：我紡花也沒……

農民們：

我們報紙，歡迎大家在這裏控訴地主的罪惡，揭發工作中的缺點，發揚那些咱們農民認爲好的意見。凡是大家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改進工作的意見，該作檢討的機關、團體、個人，都要表示態度。有不對的地方，可以作解釋；該接照大家的意見辦事的，要接受下來辦。大家會寫的，就自己寫來報館；不會寫的，可以找報館的通訊員、記者和當地的幹部寫，要不就親自來報館跑一趟，再不行，寫個信給報館，打個招呼，我們就可以想辦法。

涉縣木井村任連生

八口人只分了七畝地

編輯同志：

涉縣木井村貧農任連生，家中八口人，六個小孩，最大的才十歲，最小的才滿兩個月。在卅一年災荒，無法維持生活，逃荒到左權縣，去年二月聽說家裏鬧運動，他也想翻一翻身，就回來了，回來之後，幹部說：「你回來的遲了，果實都分完啦！」就只分了七畝二分地。他們連住的房子都沒有，光桿八口人，借農會副主席家快要倒塌的三間房子住下，家裏一點糧食也沒有，等盼着地裏打下來就好了。可是碰了一個壞年景，打下的糧食不够吃，全家六口人不敢吃一頓稠飯，光喝米湯一個多月就喝完了。以後就全憑他打柴買一點米來維持生活，這樣一天弄的還够一天吃。不幸後來他肚子上生了個瘡，不能劃柴了，全家人就要餓着肚子，他躺在炕上，想來想去沒辦法，聽人說村上有義倉，於是他就找村幹借義倉，農會主席說：「義倉手續沒弄清，等幾天再說吧！」一連找了七次，一點也沒有借上。正在這時，他老婆又生了兩個小孩（雙生），大人吃不到一頓飽飯，小孩那裏有奶吃？八口人兩條破被子，褥子也沒有了，小孩也沒衣服穿，凍的在炕上喳喳叫，他老婆也哭。到年根了，他病時吃了政治主任和還抗軍人藥舖裏三千多元藥賬，人家每天來要，沒有錢還不了賬，要賬的逼着兩隻眼喊着：「我們不是救濟所，沒錢你去別處借，反正得還賬。」逼的他無辦法。我們知道了以後去問任運生說：「藥舖是政治主任的，你爲什麼不去和政治主任說說哩！」他說：「咱可不敢！」像這樣一天一天的離過年近了，別人有的割肉，有的推麵，他家連過去喝米湯的米也還不知在那裏。一天晚上他和老婆商量，他想把一個女孩給人家換幾斤米過過年，老婆捨不得，於是兩個人就吵了一黑夜，天一明他老婆就跑到野外數數落落的哭說着：「誰有咱苦呀！住着人家房子，怕人家說閑話，人家過年有米麵，咱連吃的也借不上呀！我一年心裏的苦處沒地方說，唉！」我們知道了以後才把她勸解回來。從這件事上看，貧僱過年賣小孩，但有些富農過年還是買肉，平常住的還是很好的院子。我們認爲土地改革不澈底，貧僱困難應當迅速解決，所以寫信叫貴報發表，除該村應注意外，各地也必檢查貧僱眼前的困難。（行知學校學生靖玉仲、齊小甕等代筆）

陽城西關農會主席

欺壓貧農李孔紀

陽城西關農會主席，欺壓僱貧農李孔紀。兩年來李孔紀苦水往肚裏嚥，今天才敢說出來。李孔紀今年已有六十八歲，一輩子打忙工住主家，一直被農會主席欺壓，大的就有這幾件：他和村農會副主席宋春雞住一個院，名義上還在一個互助組。有一次，李孔紀好容易拿人工換了宋春雞的牛工犁地，剛犁了一晌回來吃飯，宋春雞就闖起來：「媽的，不是你的牛你不心疼，一晌就犁四畝地，把我的牛累死哩！」李孔紀說：「你也是做活人，一晌怎麼能犁四畝地，你明明才犁了一畝多，你說四畝。」宋春雞立刻大怒大罵道：「你放屁，胡說！」說着要打，李孔紀說：「你還想打我哩？」宋春雞說：「打你怕你？」就此牛也不叫用了。又一天，李孔紀一畝麥地才割了一半，牛把剩下的一半吃了。……張燮榮說：「不要了。」可是李孔紀不敢吭聲，心裏怕哩！……

茅廁也沒收了。宋春雞又把茅廁交給鬥爭對象宋子和使用了，還指使宋子和叫李孔紀把茅廁起走，因爲天冷沒法挖，只得和鬥爭對象分起來。……李孔紀沒分，管賬的延秀欽說：「你來的晚了，別人都分了。」……直到去年夏天才分給三畝地……（太岳分社來電）

批評與建議

李玉明是不是工作幹部 區上應該負責查個明白

編輯同志：

我們在前柏林村調查貸款情形時，據該村群衆李榮富、劉日常、朱世昌、劉恩功等說，有這麼一件事：原來在陽邑當公安局派出所長的李玉明，是前柏林人，這次調他南下，中途回來了。到家後，拾起張羅的工具，挑起担子就出外了。群衆和村幹部懷疑他已不做工作了，區裏也說弄不清，但區裏還得按工屬待遇他老婆。一次村中派了他的差，李玉明給村長寫信說：「老子還是幹部，你爲什麼不管？」這次我們到了柏林，群衆村幹在問我們：「李玉明是否還做工作？」在二十七日，他回來了，找到我們那裏探口氣；我們問他，他說「復員了」，又說作「秘密工作」。問他領導關係，他說「在縣裏」，又說「區裏也管不着」等等，支支吾吾的。

爲什麼群衆這樣打聽他的根由呢？群衆認爲他是脫離了工作，同時他有不少對不住群衆的事，舉例如：一、他原來很窮，抗戰後當了幹部就富起來了；現在家裏喂着羊、騾子，家中明光光的（意思是好漆傢具、棚粉的房子），有長工。二、群衆沒收大地主劉得志的水窖，他強佔爲己有了；柏林在天水很缺，他獨佔自己的水，光後不讓群衆吃，有人去就罵了水桶大罵一頓，還不讓吃。……

我們認爲，像這樣的人，如是幹部，亦應由所屬部門進行敎育，並讓群衆來處理。如不是幹部而冒充幹部，更應法辦。因群衆無法弄清，特爲代達，請報社給群衆解答這一問題。（王裴璋）

編者按：區幹部不應該說「弄不清」就推開不管，這件事區裏應負責把它弄明白；按照政府條例辦理。